

逼死父亲最宠的女人,皇太极当上老大⑤

历史天空



钦柴人 著
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推演了努尔哈赤兄弟、杀子;皇太极构陷兄长、逼母殉葬、计除四大贝勒;多尔袞险境求生、让位不让权、剪除政敌;顺治清洗都察院、清算旧账、调查腐败大案;康熙夺权、平定三藩、平衡两党、调和九子之争;雍正暗地经营,弱势胜出,整顿残局等历史事件。作者以立体还原的手法,力争内容详实逼真;以无爱无恨无立场的原则,合情合理地阐述这段历史中每个人的成败得失。

[上期回顾]

代善虽然身为大贝勒,但有爱占小便宜的习惯,并且耳根子软,听信老婆的话,差点杀了自己的次子。而皇太极正是利用这一点,轻松除掉了代善。

代善没有想到,正是家庭的琐事,把他从二把手的位置上拉了下来。一个无德的妻子,一个败坏的儿子,成为他事业上的两口巨大陷阱,使他深陷其中。代善在家反思八天后,提刀就把一直视他为男奴的老婆杀掉了。然后,代善提着老婆的人头,来到努尔哈赤面前,做了深刻的检讨,以此证明他已经下定决心悔改前非,重新做人。

既然代善已经做到这个份上,努尔哈赤也不能一黑到底,毕竟代善是他的儿子。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恢复代善贝勒称号,把剥夺的幕僚、部众悉数还给代善。但是,从那以后,他对接班人的事,闭口不谈。

代善失势之后,后金圈子里二把手的位置出现空缺。凡是有想法的贝勒,对这个位置,都跃跃欲试。努尔哈赤最担心的是,圈子里二把手的位置,将会成为引发父子、兄弟之间残酷杀戮的引线。他觉得,在没有确定二把手最佳人选之前,圈里人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是最重要的。

现在,在后金圈子里,势力、实力最大的有四家,分别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圈子里最大的隐患也在这四家之中。努尔哈赤为了分化这四家的权力,把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提拔上来。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虽不主旗,但已经位列后金圈子里九大贵族之列。努尔哈赤利用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圈子里为他占了三个重要位置。

为了达到圈子里势力平衡,努尔哈赤又提出八贝勒共议国政制度。这八位贝勒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阿济格、济尔哈朗和岳托。于是,在1622年,努尔哈赤签发了关于即位的《汗谕》,确立了八大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转发给各大贝勒、朝臣传阅。

这道《汗谕》签发后,让皇太极看到了希望。这么多年来,在暗中,他一直为这个位置不懈努力。他缺的,就是让他名正言顺获得汗位的依据。

皇太极,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野心大,能力强,心计多,善于驾驭和掌控他人。他不但知道别人有什么,还知道自己缺什么,应该补什么。他没有褚英、代善的先天优势和机会,但他会利用他们的弱点,给自己创造机会。

八旗中,努尔哈赤亲自统领正黄、镶黄两旗;代善统领正红旗;莽古尔泰统领正蓝旗;阿敏统领镶蓝旗;他统领正白旗;代善的大儿子岳托,掌管镶红旗;褚英的大儿子杜度,掌管镶白旗。经过分析,皇太极认为,对他构成威胁的,只有代善。

代善,虽然被努尔哈赤废过一次,但是,努尔哈赤依然对他委以重任,实力依然未减。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如果他和他的儿子联手,依然是后金圈子里最强大的势力。但是,皇太极知道,代善属于抱二代、喂养老二代,奴性比较强。只要努尔哈赤不抱他,不喂养老他,他并不会主动争取汗位。他骨子里没有野心,一个亲王,就会让他不再追求。

皇太极通过16年的经营,在后金的大圈子里,他的小圈子已经初具规模。在他的小圈子里,具有军事、政治影响力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按照努尔哈赤1622年3月下发的关于汗位继承的文件,皇太极已经是继承汗位的不二人选。

1626年8月,努尔哈赤病重,他感觉自己大限日子将要来临,便决定离开清河汤泉疗养院,经太子河转浑河,乘船赶回沈阳。他想去死在自己的皇宫里。

阿巴亥接到通知,知道事情不妙,从沈阳起程,乘船日夜兼程,迎接宠爱她24年的大汗。在离皇宫40里的

暖鸡堡,努尔哈赤撒手人寰。这个在位11年,活到68岁的老人,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阿巴亥是一个精明又有手腕的女人,不可小觑。为了三个儿子,她不会在大汗临终前,仅仅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如果父汗一改常态,把圈主的位置交给阿济格、多尔袞、多铎中的一个人,经营自己16年小圈子的皇太极,最大也不过是一个摄政亲王。这,绝对不是皇太极想要的。

努尔哈赤去世,后金圈子里出现权力真空。这让在沈阳的一群贝勒们忙活起来。由谁继承汗位,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既然前任大汗没有明确指示,就得按照大汗关于确定后金政府下一届领导人的指示精神,由八大贝勒共议、选举产生。

大金圈子里的各个小圈子,此刻达到了团结的高峰。大家放弃一切分歧,高度统一,目标就是干掉阿巴亥。至于彼此的矛盾,也要等干掉阿巴亥以后再说。她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女人,对努尔哈赤的儿子们来说,她却是不可琢磨的魔鬼。

努尔哈赤已死,遗体弃舟登岸。阿巴亥还沉浸在丧夫巨痛之中,以代善为首的大小贝勒们,就找到了她,宣布了一个令她难以接受的消息:大汗生前留有遗言,他死后,一定要大妃阿巴亥、庶妃阿迹根、德因泽殉葬。

在女真人及早期满洲社会,一旦丈夫要求老婆为自己殉葬,女人应该是无条件接受的。死法,就是用弓弦把自己勒死。以前满口道义的子侄们,现在以汗命忠实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在阿巴亥面前,脸上是冷冰冰的。在他们杀气十足的目光里,这个聪明的女人,不想争辩了。

阿巴亥自杀之后,诸贝勒将她与努尔哈赤的遗体同棺。于当天上午把努尔哈赤的灵柩抬出宫,暂时安厝在

沈阳城的西北角。

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岳托、萨哈喇、德格类、济尔哈朗四小贝勒,一起支持皇太极即位,其他的贝勒,如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袞、多铎、杜度、硕托这些有职无权的小贝勒,只能表示同意。

众贝勒一致拥护皇太极即位,意见达到惊人的统一。于是,在安排好努尔哈赤灵柩的第二天,由代善牵头,起草一份劝进书,请求皇太极继承汗位,统领后金圈子。

皇太极对这个代表权力、财富、地位的汗位,整整惦记了16年。为了有一天能坐上这个位子,他苦心经营了16年,接班条件基本成熟。现在努尔哈赤已死,他即位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颇有心计的他,这时候还得表现出,他非常不愿意接这个苦差事的态度。

这时候的代善,一点儿也不糊涂。代善知道,他没有能力在后金圈子里当老大,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摆不平,还怎么当?既然他当不上,那么就利用好这个机会,大赚特赚一把,成为新一任领导人的积极拥护者。皇太极越推辞,代善就越坚定他的劝谏之心。他带领一群大小贝勒,在皇太极面前软磨硬泡,再三肯请。

12个小时过去了,皇太极觉得戏演得差不多了,便决定不再装了。于是,他十分为难地答应了大家的请求,同意出任后金国第二任领导人。但是,他有一个要求,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起执政,4人一起管理国家。

9月1日,皇太极焚香告天,在大政殿接受群臣的九叩大礼,正式走上任,并确定,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众贝勒盟誓之后,皇太极带领各位小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行三拜礼,正式宣布,后金圈子进入皇太极时代。

王艳在海南勾起了对初恋的回忆④

家庭婚姻



郑勇 著
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男人写的偏男性化视角的婚恋小说,把男人对婚姻的反思表现得很透彻。一开始,女人年轻貌美,人见人爱,在家里也就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她的丈夫,毛头小子,一无所有,当然要小心翼翼,唯恐惹怒了红颜。渐渐地,女人年老色衰,男人事业渐成,家中地位逆转:女人想保住自己的婚姻,男人却在外面拥玉偕香;甚至一纸休妻,明媒另娶!作者意在通过对这种普遍的婚姻现状进行反思,给自己也给读者敲一敲警钟。

[上期回顾]

为了给主任送礼,李奇向父母借了两千块,但是转眼因岳父受伤又送给了岳父。王艳知道这事后没收了李奇的工资,让她来解决送礼问题。

李主任招呼他们坐下。李奇把买的衣服拿出来,有些紧张地说:“李主任,天儿冷了,给您买了件大衣。”李主任说:“李奇你太客气了!上门来玩就是了,还买什么东西?”一边说着,一边却伸手把衣服接过去了。

王艳说:“李主任您穿上看看吧!”李主任就把衣服展开,穿上了身。一看,似乎小了点。王艳笑着说:“真不错呢,李主任您穿着它真有气势!简直就像周润发!”李主任自己上下一看,脸上愈发地高兴。李奇想自己今天带老婆来真对了:她可真会说话。他充满感激地看了王艳一眼,王艳领会了他的意思,得意地笑了笑。不等李奇开口,王艳又说:“李主任,想和您说件事儿。”李主任说:“你说,你说。”

王艳说:“就是我们家李奇进修的事儿。他的那些同学啊,早就进修回来了,有的都第二次派出去进修了!我听说派谁出去进修,医院主要参考您的意见,就请李主任帮帮忙了……”

从他们一进门,李主任就猜到是为这事儿来。说起来,他挺喜欢李奇,现在也挺重用李奇。当然,重用他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李奇比较认真负责,技术也不错;二是因为重用这个对头的手下,可以证明他很顾全大局,没有分裂科室的意图!三是这样做还可以压制武主任。他毕竟还有几年就要退休,现在武主任突然出现,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他要想办法压住他。所以,有什么学术会、交流会,他自己去不了,就让李奇去——李奇毕竟还嫩,就算给他再多的机会,三五年内也成不了气候,威胁不到他的地位。

但是,要派李奇出去进修,李主任又不大乐意。一来科室确实人手不够;另外,李奇走了,他也少了一个压制武主任的棋子。脑子里思量了一阵,李主任说:“其实这事儿,我也跟医院领导谈过了,我哪天再找他们好

好谈谈。但是李奇,你也知道现在科室里有很多特殊情况,人手确实少——尤其是现在,又分成两个组!你想你要是走了,武主任那边就只有张永一个人了,到时候就可能再合成一个组。你知道武主任这个人,一直闹着要‘独立’,要单干!所以啊,我就怕他到时候不同意啊!”

王艳和李奇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李主任,您才是科里的当家人嘛,只要您拍板了,别人也只有服从啊。”

李主任呵呵地笑着,说:“小王你不了解我们科里的情况啊!武主任这个人,明里不会怎么着,坏心思小动作多得很!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总之李奇的事我一定会全力去办,只要某些人不在暗地里使坏,问题就不大!”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王艳、李奇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连说了几声“谢谢”,然后起身告辞。

出了门,两口子都没说话;送了两千块的大礼,并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答复,两人心里都有些不甘。快到家门的时候,王艳说:“我看你哪天还是找武主任说说!”李奇心想院部还没同意,怎么跟他说啊?难道对他说“武主任,如果医院同意我去进修,您可不要阻拦啊”?脑袋却点着表示同意。

王艳和吴月娟又恢复友情了。说“恢复”或许并不恰当,因为她们并没有宣布过“绝交”——但是,她们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互不来往。直到最近,吴月娟才又找上了王艳。

吴月娟再次主动来找王艳,只因为一个词儿:寂寞。她老公一个月回来不了几次,每天下班,她一个人呆在将近两百平米的空荡荡的家里,那感觉,就像被丢在了漫无边际空无一人的,静得没一点生气的荒原!

不过,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别人的话题总会谈完——更何况,不炫耀炫耀自己的幸福呢,就像水满了而不能任它溢出来,储在心里怪难受的。

吴月娟终于忍不住谈起她又买了一套房子,在城里环境最好、风水最好的东面……吴月娟越谈兴致越高,越谈越没了顾忌。王艳还先“认真”地听着,后来见吴月娟越谈越起劲,王艳再也忍不住了,身子带着凳子朝后面一移,说:“我去上个厕所!”谈兴正浓的吴月娟好不容易才闭上大张的嘴,收住源源不断喷薄欲出的话。见王艳因嫉妒而失态,她心里又有几分飘飘然和得意。

王艳气冲冲又酸溜溜地回到家,李奇并不如她说的“已经下班,还做好了饭”。幸好吴月娟没有跟着来,若见了这又窄又小的房子,别说菜肴,连人都不见,王艳不是要当着她的面羞死?

李奇因为快下班的时候上了一个急诊手术,迟了一个小时才下班。回到家里看到整个屋子黑漆漆的,一下子嗅出气氛有点不对。他轻轻地拧亮电灯,看见王艳正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定在沙发上,一张俏脸“白里透黑”。李奇心里喊了一声“大事不妙”,知道今晚上又有得受了。

过了一阵,见给李奇的“下马威”也差不多了,王艳开始数落起嫁给李奇后的种种不如意……李奇听了王艳的话,终于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李奇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她委屈,他还觉得委屈呢!谁让你娶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女人做老婆呢?所以,对于王艳的苛刻要求,他只有陪着笑脸一一应承下来;等发了下个月的奖金,马上给王艳买一套“像样”的新衣服,并带她到海南玩一趟……看着王艳的脸色终于渐渐阴转多云,李奇这才带着被工作折腾了一天的身体和被王艳折腾了一个晚上的心脏,踱进厨房,开始做晚饭。

李奇和王艳在海南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周。这“痛快”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对王艳而言,她玩得很痛快。自从认识了李奇,她很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地玩

过了!对李奇来说,他花钱花得很“痛快”。出去的时候,钱包还是鼓囊囊的;回来的时候,钱不见了,只剩下包了。

然而,刚一下飞机,王艳的情绪又低落下来。王艳是想起一个人了。在海边的沙滩上,她已经想起了他。毕竟,他和她曾经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玩过;她还在那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第一次。不知不觉间,时间的流水已经流过了好几个春秋,那些所谓的伤痕已经像有棱有角的石块被河水渐渐抚平。所以,在沙滩上,王艳即便想起了这个“负心汉”,心情非但没有不好,反而有一种解脱。

但是,当飞机刚刚降落到她居住的城市,在机身触地瞬间那轻微的震荡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自己有个姑父在这座城市里,还即将在市政府某个部门担任要职!如果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姑父已经调回来——就算最后不是定在教育系统,同是政府部门的,彼此怎么会没有联系?就算没有联系,以姑父的身份和地位相称,教育局的官员或是某个学校的校长,总不会不给他一个面子吧?如果当时姑父能帮他留在这座城市里,她和他不就可以在一起?王艳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他是不会离开她的!王艳的心痛了、碎了……她想起了很多甜蜜的往事,想起了他英俊的脸迷人的笑——再看看身边这个男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李奇其实长得并不丑,不过与韩东比,就差了点儿。王艳此时的感觉,就像吃够了糖,再去吃葡萄,当然感觉不到甜,只感到满嘴的酸了)!

在这一刻,王艳似乎明白了:虽然此后她又和几个男人交往过,虽然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好几年——但她真正爱的,还是他!现在,她却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

两口子回到家门口,看到了一个不速之客——至少在王艳看来是一个“不速之客”:李奇的妈妈来了。